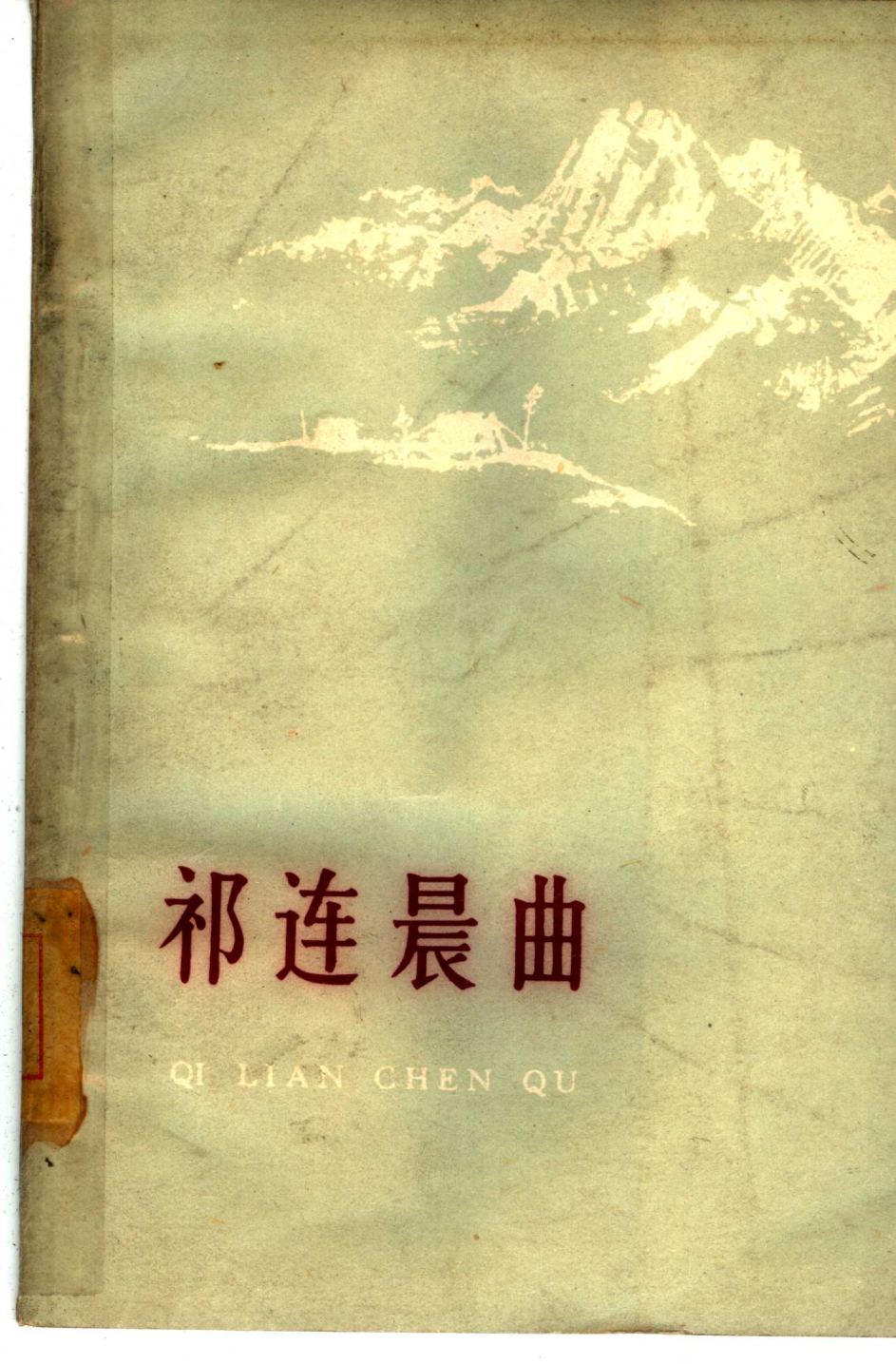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祁连晨曲

QI LIAN CHEN QU

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a vast, misty landscape with a prominent mountain range in the distance. The brushwork is soft and atmospheric, with varying shades of ink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. The overall tone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,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.

祁连晨曲

1960—1962

祁连晨曲

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

甘肃

封面設計、插图：婁溥义等

祁連景曲 (1950—1962年甘肃短篇小说选)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兰州市第一新村）

甘肃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甘肃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：10 3/4 插页：8·字数：200,000字

1963年9月第一版 196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：1——4,620

定价：(5) 1.10元

前 言

我們呈獻給讀者的這一部《祁連晨曲》，是甘肅地區的短篇小說集。

在這部選集里，編選了近三年來（1960——1962）我省作者的一部分優秀作品。通過這些作品，反映了甘肅地區農業、工業、畜牧業、部隊、民族……等各方面的新生活面貌；歌頌了戰鬥在各個戰線上的先進人物及其英雄事跡。同時，對阻礙我們前進的落後事物及消極現象，作了應有的批判。

這是我省文藝創作中可喜的收穫。

當你瀏覽這部選集的目錄時，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數作者，是初露頭角的新人。然而，他們有一定的生活基礎，寫出的作品，一般都散發着相當濃郁的生活氣息。當你一篇一篇來讀這些作品時，還可以看出，我們這些年輕的作者，為了更好地表現我們偉大的時代，通過比較刻苦的創作實踐，正在努力地磨煉自己的筆鋒，探索藝術創造的技巧，用各種不同的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，為我們刻劃出了一些較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，展示出有着地方色彩的生活畫面。

为了尽可能使这部选集达到应有的質量，在編选过程中，从搜集資料到鉴定作品，我們都作了一些工作。然而，編者的眼界和鉴赏能力，难免有一定局限。可能还有某些优秀作品沒有选入，而收集到本書里的，也不一定全是优秀作品。我們殷切地希望广大讀者，能多多提出批評。

甘肅人民出版社編輯部

1963年5月

統一書号: 10096 · 14

定 价: (5)1.10元

目 次

荷包記	郑 重 (1)
善医李三歪	王德华 (26)
悶杵杵前傳	何 嶽 (42)
全面隊長	李 禾 (75)
醉瓜王	金吉泰 (88)
“老戏迷”养牛	王德华 (107)
田田	王家大 (116)
桑金兰錯	赵燕翼 (126)
老官布小傳	赵燕翼 (145)
趙路	曹 杰 (168)
噶珠	徐紹武 (187)
浪哇牧歌	赵燕翼 (201)
晨曲	曹 杰 (237)

三头牦牛的下落 赵燕翼 (250)

五級采油工 于一凡 (260)

祁連情誼 徐紹武 (280)

师傅的心 徐紹武 (292)

楊家虎子 卢振国 (301)

两个新兵 万 一 (317)

荷包記

——一篇婚礼記錄

郑 重

一九五五年的一天。

天黑了，雪落了。那一连几日不动声色的高原狂风，也象一头冲开笼栏的凶狮似的，吼叫着从祁连深处向荒原扑来了。于是乎——那些喜欢踏着月色，在荒原上徘徊追逐的梅花鹿看不见了；那些叮玲啾啾的驼铃声听不到了

.....

风乘雪势，雪助风威，高原是风雪的世界，残酷严寒的世界！但是，这土坯墙、松皮門的“新村之家”，却和外面的风雪那么不协调。新郎新娘坐在靠北当中的桌前。头上：纱灯一对，剪花万朵；身前：伙友对坐，眉笑颜开。嘻嘻，哈哈……这不大的“新村之家”，充满了花的香、笑的声，和青春的气氛！

唯一使伙伴们不甘心的是，据说这新娘的气焰始终没被压倒。你看，她仰着脸，挺着胸，样子好象在说：你们

能把我奈何？

于是乎，他们交头接耳商量了对策以后，终于拿出“重武器”了。

“谈恋爱经过！”

头上的剪花被震得满屋飘开了。

“不许偷工减料！”

屋外的风雪声被压退了。地颤，房动。喔呀呀，开荒队的英雄们，花朵、欢笑、青春……要把这小土屋的一切都扩展到荒原上去吗？

吵呵，喊呀，与其说新娘的气焰是被重火力压倒的话，倒不如说是新娘被激怒了，采取反攻了。你看，她站起来，一把拉住新郎说：

“这份气我受不了啦，老张！——”

（插话：听这称呼！）

新郎：你呀，忍着点别惹事了。

新娘：怎么，开渠没难住咱，伐木没难住咱，倒叫这“恋爱经过”难住啦？办不到！

新郎：那你……

新娘：谈！不过谁想听的话，得遵守几条纪律：——

（插话：别打算从她身上得到便宜。说吧。）

第一，不许打瞌睡——

（插话：放心，听个三天三夜也睡不着。）

第二，不许半道溜走。给我把门锁死！——

（插话：谁见过这样参加婚礼的？）

新娘：好了，我们今天……

（插话：嗨，做报告？）

新郎：还是我来说吧：——

同志们，过去都讲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如果这话有一定道理的话，我愿把我这香荷包比着这条线。爱情的线，也是革命的线；我也愿意借这机会来向大家讲讲我的香荷包。

大家都看过我这香荷包了。大家也都知道我对香荷包有着特别的感情。不是吗？这几年来，睡觉时我把香荷包包好放在枕头底下；出车时，我把香荷包包好揣在怀里——

（插话：嗨，往怀里一揣心都热了吧？）

是的，往怀里一揣心都热了。我怕风吹了它，怕雨打了它，我要保护这香荷包不至于在我手里失去光彩！或许熟悉的同志说了：你不是曾经把香荷包往驾驶台里挂过吗？是的，在某种情况下我是常把香荷包挂到我面前的。比如那一天，当风雪交加，我必须用不寻常的毅力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时，我就把香荷包取出来挂到驾驶台里。

风很大，雪向挡风玻璃扑来。路很险，眼又放不远，但我却必须把车放到最大速度。车象离了弦的箭似的向祁连山里开去……突然，离车不远跳出了一个白色的影子。在我还没看清个究竟时，便来了个紧急煞车。

“同志，捎上吧。”

抖掉雪一看，是一位围着红头巾的姑娘。

（插话：线接上了。）

我冷冷地说：“风雪天，迎面拦車很危险！”她却
说：“反正你不敢压死我。車经过六分場不？把我捎上。”

哈呀呀，迎面拦車就够火人的了，连句客气话都没有，却偏偏叫我捎上？休想！我说：“不经六分場。”

“那就绕点路把我送去。”

噢，怪啦，“凭什么送你？”

“凭什么不送？总場的車当是我不认得吗？”说着，
把一张纸条递给了我：“我上車了。”

“慢着！”我抓住了車門。但是，当我把纸条打开一看，心里动了。这是一封去六分場取种籽的介绍信。我懂得灌了水以后的土地，对种籽是多么需要；我也懂得做为总場的司机的我，有责任捎上这个姑娘。所以，尽管心里不舒服，我还是开了車門：“上車！”

“我早就猜准了，你不敢不让上。”

“你！——”

“嘻嘻，”我刚要发作，她却冲我嗤嗤地笑了，“司机同志，你急我忙，刚才一番口舌不是已经耽误了半里路吗！真真是，会骑马的话何必受你这場气呢！”

車开了。迎着风，冲着雪。我集中精力想把刚才耽误的路赶上。突然，姑娘失惊地“呀”了一声。我又是一个紧急煞車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她沒讲话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！”

“呵？这……”她这时才象发现車停了似的，转过脸

来抱歉地说，“对不起，没…没……什么！……”

“没什么你干吗喊叫？”

“实在是对不起……”

“真真是，”我可真是发火了，“幸亏这路平，要碰上坏路，这一紧急煞车出了事你负责？”

新娘：等等，当时你态度就这么平静？

新郎：总没骂你吧！

新娘：哼！“岂有此理，不愿坐就给我下去！”

（插话：瞧，帐目清着哪！）

新郎：本来嘛，这事轮到哪个司机身上也饶不了你。（向听众）所以车开了，她搭讪着说话了！

“司机同志，您这儿挂了个啥呀？”

我不讲话。

“是个绣花香荷包吧？”

我不讲话。

“这香荷包是哪儿来的？”

新娘：（学着司机的声调）：“喂喂我说，你这人存心找麻烦是不是？”这话总没冤枉了你吧？

新郎：怎么说的我忘了，反正我没给你一句好话。

新娘：一直到了六分场没说一句话。

（插话：线这不就断了？）

新郎：第二天，当我完成任务赶回来时，一进门，同房的人就迎面给了我一掌：“好小子，秘密活动哪。”我莫名其妙地说：“什么秘密活动？”“连着找了两次了。可真

不赖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还围着一条红围巾！”大家正在吵吵，忽听得一声喊：“司机同志，向您道谢来了。”我一抬头，说话的正是她。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（插话：线又接上了。）

“还向您道歉来了。”

我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“噢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？”她火了，一把拉住我说。“对待人总不该这么冷淡吧？”

我慌了：“你要我怎样？”

“我要你好好的和我说话。还有，我们场长送了我两个大苹果，转送给你。”

（插话：还不赶快接！）

我光接了不成，还要我马上吃；吃了不成，还要拉着我坐下谈谈话。

（插话：谈嘛！）

谈？这会外面人多了，嘴杂了；我自己呢？心急了，脸热了。好姑娘，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干吗这么折磨我？

好容易盼她站起来了。我忙说：

“我送你。”

“用不着送，以后断不了找你玩。”

果然，第二天她来了，第三天又来了……

她大大方方地来，大大方方地走，我当然压根儿没有想过我要追求她；而她，我断定也丝毫没有这种意思。我

们确实实是一般同志的来往。凑到一起谈谈生产，谈谈生活……当然，谈得最多的就是香荷包。

“张同志，把你的香荷包再拿出来看看好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张同志，你说这香荷包绣的怎么样？”

“当然好喽！”

“那么，你又是从哪儿拿来的呢？”

“从世界上最崇高、最善良、最美丽的那个姑娘那儿拿来的。”

我已经说过，我珍视我的香荷包，我对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。所以，当她也怀着同样尊敬的心情看我的香荷包时，我是多么高兴呵！

我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！

（插话：怎么个好法？）

新娘：和一切好朋友一样。

（插话：具体点。）

新郎：彼此关怀，彼此体贴……

新娘：也彼此批评，彼此鼓励。

新郎：她经常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告诉我，征求我的意见。

新娘：他也同样。

（插话：总不会是这么干燥吧？）

新郎：当然，开荒队生活本身是多彩的，我们能例外吗？

新娘：没什么保密的。

新郎：假日的早晨，我们常抱着书坐在高岗的草坪上，读

到东方变红，读到太阳由祁连山后升起……

新娘：工余的黄昏，我们常象小孩子似的在草原上跑着叫着，一直到太阳落入西方山林……

新郎：她追着问我香荷包的来历。

新娘：他给我讲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故事。

新郎：忽然发现谁的马放到草原上了，她就高兴得奔上去，“给我牵着，我上！”马一蹬腿，就把她给掀下来了。

新娘：我再上。

新郎：又掀下来了。

新娘：我还上！

新郎：一次看她腿已经摔伤了，我就说，“算了，何必这么任性好强呢？”

新娘：我马上给了他个不客气：“这怎么是任性好强？在西北高原上生活的人不会骑马成吗？”

新郎：我也给你记下了一句：“要是早会骑马的话，那天就不至于拦车受你那份气了！”

（插话：看怎么说了，不拦车能穿针引线吗？）

新娘：简单点说吧，我们好的不能再好了。

（插话：看，不打自招了！）

新郎：不对！一回队长看我们一块儿从树林里出来时，轻轻地拉了她一把说：

“小祁连，告诉我，恋爱了是不是？”

你猜她当时怎么回答的？哈哈一声大笑，拉住我说：

“队长说我恋爱了，我和你恋爱了吗？”

• 8 •